

小橫香室主人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

清朝
野史大觀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

清朝
野史大觀

清人逸事

五 卷

清朝野史大觀卷五目錄

清人逸事

范文正三大謫

范文正因生員免學

范文正家法

胡學士奇遇

崇尼忠誠

張良

范承謨百苦詩

范承謨費盡自序

范忠貞遇害

記楊巡惡事

湯文正之難處

湯文正假淫詞

湯文正之清介一

湯文正之清介二

湯文正假淫詞

湯文正困於食土

于襄勤任縣令時之得民心

于襄勤立朝之六年

趙恭毅公清節

史立庵之孝行

史立庵之六年

吳文敏過頭一蓋左翼

徐公憲之風範

黃愈許衡周亮工

吳承恩不肖致君賢弟

李侍郎有海忠介之風

李侍郎衡面冰心

王慎李森先

李侍郎衡面冰心

李侍郎衡面冰心

費武襄公防禦武窮兵之漸

賈尚書格言

魏伯鄉相業

魏敏果葛陸清顯

諸侯已圖晉

諸侯已圖晉

愛公知人

聖祖諭故國文襄

聖祖諭故國文襄

國文襄厚德

陸桴亭先生

徐立齋得孟子三樂之一

秦西漢自信可錄者三事

吳城日記馮李廉事

卷五目錄

傅敬君下屬滿博之族

梅村有難言之隱
梅村晚年得子
李文貞公遺事
成始第

戴京兆

王東舉舉行之清廷

黃熙續守安慶

彭觀庵之名號

趙清獻折衷之神

王船山先生佚事

跋金

容忠王致史閣部書

阿里瑪

永歷學人續詒洪經略

洪文淵欺客

洪文淵之後

金之後

周士英伏誅

錢謙益伏贍單

黃秉達人對錢謙益語

大猪股世昌

蘇克撒哈之諱

馬鵠子三

馬鵠子六

吳三桂爲南明武學

俺達公之橫暴

陳太守
葉時指忠節
王東舉爲吏部

三進士出處

三國大守

于清端深得羅城縣民心

內外城池

晉氏義烈

沈百五批法承曉頌

洪文淵之降

洪文淵欺客

金之後

馬士英伏誅

錢謙益伏贍單

黃秉達人對錢謙益語

大猪股世昌

蘇克撒哈之諱

馬鵠子一

馬鵠子四

馬鵠子五

馬鵠子二

馬鵠子五

馬鵠子六

吳三桂爲南明武學

俺達公之橫暴

傅敬君下屬滿博之族

冷孝子
張尚書

王東舉清節

陳忠愍

錢西學道

于清端政績

崑山徐氏昆季

總戎佳音

一隊夷營下首賜

土廣實

洪承疇有功漢族

五華山故宮

福祿義

僞旗翫降江幾始末

橫臣奸盜

馬鵠子二

馬鵠子五

清初唯之獄史

張文和辦理山左亂事之冤原

張文和謹身節欲之效驗	忠肅鄭公秦
鄒文肅公戒弟多奉之失見	張清恪申辨復勸倉穀
陳文貞得以人事君之道	陳文貞格於禽獸
陳文肅公穀爭	陳清恪
張文肅兩次奏請聖祖多詔江寧一日	趙恭毅撫楚時發行禁事
趙公識獄	姚致齋全家之奇特
宋尚書平亂之鑑評	沈歸愚少翁劉氏語
蔡文定因子應試	葉夢與陸清獻同列張羣之欣幸
記丁壽伯遺跡	呂尚義破賊事
寒誥萬	趙男略
黃太常密陳平古澠鄭氏方略	范忠貞對耿精忠之語
陳時夏	福貝子事略
韓文懿失恩眷之由	寬容陳名友
史文靖公	丙辰會狀
尚之信嗣兆新音	西園雜錄
明珠	臧色譖達
合聲不敢忤權要	劉玄初
侯誠相公	平西藩下老生
韓志深	郭尚奮
卷五目錄	朱繼南檢討校勘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五目錄

四

- 公卿大僚惑於左道
秦桧論因遭難棄寵官
趙襄壯公挽守
毛西河拒奔女
王文靖請暫吳應鯨
三桂執事
魏廷珍
鴻博科徵聘不至
薛佩玉殉節
孔克培出山異數記
陸清獻和平篤厚
陸清獻後放江南學政
講課
公卿大僚惑於左道
郭琇御殿之被謫
竇山徐司寇鄉居估勢
劉正宗修於施愚山
施琅爲鄭成功復部
朱三太子
何義門家道明生帖之異說
宋祖開
春和園之命意
錢庫人勢利
燕文肅父子恩遇
張文貞
朱竹垞喜食鴨
何義門
翁氏捐妻子
陳漢治水
翰林建言
陸稼者之高風亮節
陸清獻爲醇儒第一
佛學篇
李巨來夙慧

劉文定公	劉文定公清理甘肅庫府
朱文襄遺疏	朱文襄公有知人眼
楊文正薦陸在新	沈文恪請起洪徒烏廟新例
陸獻清餽送無密儀	張文靖清操
張文和取吏之嚴	張廷求之諱畏
何文端謹篤之弟	鄒文端有古大臣風
魏祖呼李文襄爲員御史	陳清翊公清操
陳洽薦任駢宰時督教	張學士
施世翰政績	趙彌資格言
趙恭毅政績	張文和名言
鮑格勑奏劾明珠	鄒文端力保孫文定
朱高安逸事	于清端之廉介
吳留利一	于清端發謫長蘆
吳興祚之清貧	趙恭毅不畏羅繩
阿文定不修刑則例之用意	蔣伊翰十二國進呈
李文勤公家度支	楊大瓢才子孝子
蔡文勤病言歸隱之辭	嚴嵩及惡僞道學
劉陸樞中丞之取旨	吳興祚之治行
劉中丞以權傾幕除內稅	唐召南節旨
高江村	鄒學誠之清操
	陳堯芝在臺垣之風節
	黎祖龍任張文貞
	錢侍郎規皇子不應比肩大臣
	記高士奇之隨鑑
	郭南華勸高士奇號

甄若與鄧經苦

嚴武伯之義俠

袁浦江

呼名批頰

小座師

江采白與裴再亭

李生孝友

任變尊學士風節

陳裕亭之行誼

徐健庵愛士

服禁

張司寇之屢度敢言

高齋之孝行

潘川小藝人

簡識居之守正

馮大木

秦大漢

程公引消穀

記胡襄愍公缺事

徐健庵愛士

任變尊學士風節

陳裕亭之行誼

徐健庵愛士

服禁

張司寇之屢度敢言

高齋之孝行

戴侍講

記吳六奇將軍

李敏達逸事

吳榮酒

秦將賜客

晚遇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朱檢討上諭事

孫豹人對於吏部冤獄之指詞

徐文禮不附明珠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五

清人逸事

范文肅三大議

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毅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睿親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方。夏非乂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歷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二大議也。闖獻亂後。土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譁。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學術爲伊尹之經綸。張劉兩文成。鳥足語此。

范文肅因生員免謫

范內院文程出關葬親。宿一牛衆庄。范公不怡。問此有遊憩所乎。牛衆云：咫尺。查孝廉居書室。楚公與二牛衆三騎至。孝廉迎坐書室。公欣然曰：此可下榻乎。孝廉曰：不鄙荒陋。幸甚。

解帶盤桓。雞豚雉兔。略具盤飧。公飲啖至飽。曰。有牙牌可消長夜乎。取牌共戲。索筋爲籌。孝廉以圍棋子代之。四人共戲。公與孝廉勝分博進。牛彖謝去。公寢。晨興語孝廉。獨行無侶。能從我遊乎。則借馬從之。之墓所。公曰。太祖定遼陽。壯者配營中。殺老弱已而漸及。擢厚資者。慮有力爲亂也。公行一地。曰。昔我就僇處也。十七人皆縛就刑。太祖忽問若識字乎。以生員對。上大喜。盡十七人錄用。至今職。我始望豈及此乎。葬地廻抱山林。堪與家言。此地貴不可言。將相不足道也。公寬厚有量。開國良相也。與江浙諸范通譜。稱爲文正公後。捐金買田吳中。修文正祠堂。後出撫浙。

范文肅家法

文肅范公（文程）家法最嚴。子弟不稍假色笑。長子官戶部侍郎。次子官翰林學士。往往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故忠貞（承謨）歷官督撫。皆以清節著聞。終殉逆藩之難。論者以爲家教云。忠貞弟承勳。爲雲貴總督。康熙三十二年入覲。聖祖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累朝効力。爾兄又爲國捐軀。朕因見爾。恩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八九年矣。爾髮髮遂皓白如此耶。解御用貂挂狐白裘。賜之。并賜御書世濟其美額。

胡學士奇遇

山陰胡學士兆龍爲庶常時。一日諸公皆出院。學士獨留。世祖微行入院中。屏息立其後。良久學士方習清書。廻顧見世祖驚起俯伏。世祖笑曰。若誤矣。學士曰。小臣不得近天顏。然朝謁瞻仰久矣。問諸吉士安在。若何獨留此。學士奏諸臣習清書。幸已成。各有事歸私寓。臣鈍劣。每後於人。私習以補其拙。世祖曰。諸臣何事。惟博奕耳。今已分曹他適飲酒矣。卽日傳旨超陞學士三級爲侍讀。大被眷注。

索尼忠餞

引尼最老成忠餞。太宗不豫。以世祖托之。世祖逸游。索尼強諫。世祖或不堪其怒。索尼伏地。索頸。稱述顧命。至於涕泣。世祖往往泣下。擲刀回蹕而止。知尼忠直。以聖祖托之。蓋兩朝顧命之臣也。

張宸

順治時。皇后喪。詞臣撰擬祭文。三奏草。不稱上意。最後中書張宸撰。中有句云。眇茲五夜之箴。永巷之聞。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後。何人希閨之墮。淚尋遷張兵部車駕司主事。(按上海縣志文苑傳。宸字青琰。有文名。明諸生降清。入太學。選中書舍人。)

范承謨百苦詩

琉璃廠畫肆博古齋祝華封者。以孝聞。致子成立游泮。非尋常市井人也。數年前曾得一康熙十二年時憲書。書內字蹟皆滿。大小濃淡。亦各不同。行款欹斜。乞無端字。紙之背面。亦皆有字。甚至以香頭畫字。詳其文義。多幽鬱憤怨之詩。無年月。無名字。蓋收買卷軸時所夾帶。姑置之。莫可得而考也。不數日。又收一冊頁。乃顧亭林先生楷書。卽譯此時憲書詩稿。一字不遺者也。乃知爲閩督范公承謨。爲耿逆幽於土室。凡五年所作之百苦詩。祝因裝爲一匣。以重價售之。惜憲書兩面有字。不可裱也。考范公遇害在十六年。耿逆敗歸降時。此書何以不遭兵燹。得至亭林先生手。爲編次審定而重書之。又百數十年而流轉都門。旣分復合。安得不謂之鬼神呵護耶。觀於此者。知天地間無道然之事。可以勃然興矣。

范承謨畫壁自序

承謨蓬頭垢面。繁頸攀手。逢萬壽聖節者三。丙辰二月十八日。肅誠向闕拜舞。深愧忝生聖世。不克振拔。淪爲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乘未灰餘燼。志梗概於壁。俾後之見者。知余不肖。不才。所遭不幸也。邇余生而庸弱。先太傅督訓嚴切。寘有成立。辛卯春。世祖章皇帝以元勳子。選充侍衛。復以年方幼稚。免入直扈從。令在家讀書。大慶賀入班行禮。是年詔八旗滿漢子弟。有文學者。與漢人一體鄉會試。余得登賢書。明年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甲午解館授侍

讀學士。余病懶性成。常經月不至翰館。而陞轉之階。反越常次。嗚呼。先皇帝之恩。何以報稱耶。迨先帝龍馭上賓。余浮沉班末。年餘循資陞學士。時伯兄充浙東援勦總兵官。先太傅左右侍養無人。余復以多病。恐曠廢職業。力求解任。辭至再。始得請。歷三載。廷議撤授勦諸路兵馬。伯兄歸京師。丙午孟秋望日。園族集東臯。習射飲酒。諸幼年子弟。賦詩屬對。是日先太傅顧而樂之。因謂余兄弟曰。吾家世受國恩。爾等乘年富力強。宜速補官。爲國家効力。中外勿以予老爲念。申諭再三。不意余兄弟罪孽深重。先太傅於是年八月初一日棄不肖輩爾。誰氏子。爾父何官。今在否。年幾何。余悉具先太傅始末以對。上喜曰。爾若子耶。如此者數回。復值朝賀期。先太傅入賓上。指問左右而不名。但曰。此非某官乎。且稱說祖宗朝往事。詳左右皆驚爲異。數余解任後。代余者同衆入內。上問曰。此爲誰。范承謨何久不見。閣臣曰。之者再。先太傅聞宸注如此。感激益深。因追憶昔年太宗世祖舊恩。輒向北流涕不止。故亟余上色喜。諭曰。浙江東南要地。國計民生。悉委爾矣。可善爲之。余受命惶悚。自顧駑鈍。膺茲圖報稱之語。時加訓督。次年上親御萬幾。余與同輩日侍左右。至冬巡撫浙江缺人。廷推及

繁要。晝夜拮据。寢食不遑。而德薄才微。政多闕誤。以致上干天和。旱潦頻仍。蟲疫疊降。三年間。僕僕山陬水遠。勘荒拯災。請蠲請賑。改折免徵。心勞形憊。幸聖天子愛民如寶。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議格不行。上必駁令再議。或徑批如所請行。嗚呼。不才如謨。何幸有此遭遇也。久之事益繁。食日減。舊疴新疾交攻。孱體不得已以病告。上憫念微勞。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內而科道。外而將軍總督提鎮巡鹽御史。及兵民商賈。具疏叩閣。挽留者日相繼。始猶軫恤病臣。未卽報允。後乃允提臣請。復留浙年餘。余力疾視事。不敢少懈。會閩督需人。時余以他過鑄級例不准列。上特簡往任。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接邸報。是日忽感氣逆之症。巧衝五內。猝病陡險。雖極力調治。時減時發。遂力辭新命。未蒙俞允。因請陛見。欲面陳病狀。上尤之。入都時。卽賜召對。首詢江浙民生疾苦。暨經由諸處光景。余悉條奏無隱。次卽問病勢。何似。獎勞備至。親遣御醫就舍診視。賜秘府之方。頒上方之藥。洵無虛日。未幾以薦舉人才一案。致詿吏議。具疏認罪。靜聽處分。兼值舉行察典。內外官三品以上例令自陳。余因又以病告。期得罷免。藏拙邱園。及命下。仍令速赴新任。御醫回奏。又云療疾稍痊。可以理事。余感不加斥。遂任用彌篤。尙安敢辭海疆之險。偷衽席之安也。陞辭日。上曰。聞海氛未靖。地方困苦已極。爲天下第一煩劇。要地。卿廉能素著。亦爲天下最。故特倚任。仍賜御衣帽。上廡良馬。

鞍轡迴異常數。復命近侍就廷前宣諭曰。此朕時刻所御之服。解以衣爾。如見朕也。次日入謝。賜宴畢。面辭就道。間關萬里。堂上牽衣許國。以身不遑。將母而戀。戀君親之心。從此與道路俱長矣。行至山東界。宿羊留店。爲折臂三公故里。其夜賜驥。忽殂。余歎息良久。知馳驅天未終無功也。及踰浙。抵仙霞關。一望層巒疊巘。瘴霧迷漫。險灘怪石。奔流急湍。中藏猛虎。毒蛇磨牙。矯爪擇人而噬。以故村落荒涼。城郭破碎。崎嶇甚於蜀道。變幻疑於鬼窟。履任後。諏訪情勢。檢閱籍冊。不覺失聲大呼曰。閩疆之敗壞。一至此耶。大計軍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省廉能循吏。知勇干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塞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慝。厯厯可數。豈無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人才。干請鬻賄。而寒窗之彥。百無一聞。是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火者二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獨免之實惠。不沾蠶役之魚肉。彌甚。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山戍海。負嵎則有虎豹。窺視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糧餉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嗚呼。海天半壁。危如一線。雖智若良平。勇如黃舍。亦難展足措手。而況蕭牆之禍。已釀於撤藩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旨藩下。左右兩鎮歸地方官管轄。余與撫臣劉秉政。提臣王達功密議。欲量撥一二營。分防他處。

更勿迫其行。庶不至人心驚惶。進功始應之。而中撲焉。必圖盡遣。以孤其勢。余復密詔之曰。此非孤其勢也。適迫渙散之軍心。驅之附彼也。失計非小。須稍緩二三月。候浙江協餉至。補給舊欠月餉。再預發兩三月銀米安家。然後令彼前往。則途次庶無騷擾。成所庶無他虞。急之恐倉卒生變。進功雖意折。仍私自調撥。屢催赴戍。及擇期報明發餉起伍。無何果人心洶洶矣。俄而漢逆蠢動。風聞煽惑。訛言沸興。及停止遷移之差員。賚命星至。命精忠復綰兵符。因得藉口操練兵馬。整頓器械。從前防撥之形迹。催行之舉動。豈不徒滋疑貳乎。身爲邊疆大帥。又歷戎行。而不察時事。不揆人心。事未至。則剛悻偏執事。一至。卽倉皇失度。亦可哀也。已至撫軍爲全省大吏。責任非輕。會議之時。略無可否。竟若置身局外者。不更可嗤耶。余不幸。不得同心協力。公忠爲國之棟梁。而罹於禍宜也。然予亦不因時艱勢蹙。輒敢廢弛政事。而不急急收拾人心。以爲補苴計也。故自蒞任來。條奏諸疏。請速展界者。安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官兵裁去原額。補足者。實營伍也。請免緝投誠逃弁。許投到宥罪。安插本處者。安兵也。清山斷海澨也。題補城守副將。詔海勞弁者。敘功苦而邀不次。令之感激報効。採捕者。活溝瘠也。就彌盜而聯保甲者。儲鄉勇也。寬林簡修。而招無成者。一安投誠。一散島也。報巡歷邊海。一帶形勢。啟行日期者。爲欲置身外郡。以備調禦防範也。再如頒刊示而准。採捕者。活溝瘠也。就彌盜而聯保甲者。儲鄉勇也。寬林簡修。而招無成者。一安投誠。一散島也。

聚也。廷林、燧、董生等因時相機者，撫海逆也。天或假以時日，獲奉愈旨，諸事就緒，演鋒一挫，閩勢自孤。而逆謀自戢。天乎？天乎？何竟使余爲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乎？當逆居喪臥病時，余每親至弔慰，乘間輒諷諭以大義，冀感動其心。余客嵇子留止，竊慮之，常相告曰：「昔魏文貞有言曰：寧爲良臣，毋爲忠臣。」又語云：「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跪進曰：「連日之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獨談笑自若，竊窺撫提二公，中懷叵測，不可與語。余俱應之曰：「誠然。余非昧於此也。然以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疑惑之秋，唯示之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稍以緩彼之謀，圖濟我事。」至死生禍福，誠不暇計。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且予非不知徒死無益，但時事如此，百無一備，同城共處，舉動牽制，上下左右皆彼腹心。雖日日閉門築壘，其能免耶？皆嘆息而退。督標兵馬向稱精銳，聞自李公去世，漸次頽靡。及余來點閱，狼狽不堪，名具實亡。閩安鎮爲閩省門戶，履任三月餘，未遑巡視。後見羣情稍安，欲量帶數十名兵弁往視形勢，而該營將佐方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朽壞未整，爲辭。逆卽隨遣官來言曰：「邇日民心稍安，訛言稍息，恐公遠出，又復搖動，少頃，撫軍亦來力阻，且爲相約曰：『某在此久，賴能得彼秘密，有所聞，卽來告，共圖報効朝廷。』斷不能誤乃公事。」余曰：「閩安之行，不過一視海口，非久期長往。既諸公止予不行，亦可靖藩。